

## 空镜子

□吴孔文

天冷。睡得早。夜正酣，梦正香，突被手机吵醒。把耳朵贴在机面上，心怦怦直跳，身上渗出了一层细汗。

是运子的电话。因酒灌多了，此时，他正寂寂地走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。运子说上海也冷了，风一吹，酒醒了不少，就想到家的那棵老柿子树了。也不知今年的柿子挂果了不？也不知今秋柿子红了不？也不知我能不能回乡下帮他看看不？唠唠叨叨的，温暖、烦愁！

经他点拨，我也就回忆起他家的那棵老柿子树了。运子家住在两个村庄中间，单门独院，门前有棵大柿子树。运子的爹娘属慷慨类型的人，每到秋天，那棵柿子树就成了两个村小孩子的天堂，通红的柿子，让我们一次次吃个够。如今回忆，肚子里还会泛起当年的甜味。

运子学习认真，可成绩不太好。中学没读几天，大概感到自己读书无望，也就弃学跟着一大帮人去上海打工了。前年，运子在上海买了房，并通过艰苦地劝说，终于把父母也挪到了上海，他家乡下的老房子以及那棵柿子树，由此被遗弃。

秋高气爽的一天，得闲暇专程去看了运子家的柿子树。树依旧如当年，高耸、健壮，在丽日蓝天

下显得特别挺拔。树叶或红或黄，热烈而又庄重。树上，密密麻麻的柿子水灿灿、红彤彤的，却无人采摘。如今，村子里的青壮年都进城务工去了，留守在村中的老人和孩子再也不像当年般的嘴馋，自家的柿子都吃不完，谁还会把心放在别人家的柿树上呢？

徘徊在树下，凉风过耳，虫音驳杂。秋声中，远近的村庄一派肃静，一阵凉风吹来，柿树上的叶子飒飒作响。偶尔有几片叶子落下来，拍打着我的肩头和脊背，让我的心头一片幽凉。

运子家房子的四周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，虽然秋天草势颓废，但房基还是被杂草完全遮没了。房子墙体的石灰大多剥落，房顶上的瓦片也有破碎。明丽的阳光下，老房子有一种沧桑的老旧感，一股说不清的味道。

房子的门楣上，挂着一面镜子。这是一面普通的镜子。乡下人相信，在门楣上挂一面镜子，可以辟邪。看来，当年运子搬家时忘记把这面镜子带走，或许是有意识地留下来。而今人去屋空，可这面镜子依旧履行着职责，一丝不苟地守望在那里。

从乡下回来，我把看到的情况向运子作了说明。听我说完，运子一声不吭长时间沉默，我等得焦急，正想挂断时，终于，电话那头一声叹息后，抽噎声传了过来……



木刻《就是我》[德]S·鲁特卢夫

## 青石街 157号

NEW SUPPLEMENT

## 手机办公

□马梅

手机干啥用的？打电话、发短信、玩微信、打游戏、听音乐、淘宝……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，像爬墙虎，将触角爬进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缝隙。最近频繁出差，我又发现了手机的一项新功能——手机成为我办公离不开的新伙伴。手机来，手机去，一路上一块电池不够用，全靠充电宝支撑。

车改后出差首选高铁，有时接连出差，从甲地到乙地，从乙地到丙地，订票也是在出差途中完成，手机订票功能帮了大忙。虽然12306官网订票很烦，各种图标点来点去，但是毕竟不用去火车站排队了。订票，应该也算办公的一项内容吧！

高铁到不了的县只能开车。我们去的地方多在县里，驾

驶员对路不熟悉，我坐在副驾驶上打开手机高德导航。手机导航还真给力，又快又好，跟着它走，驾驶员轻松了很多，手机导航，也被我算作了工作内容。出差在外，办公室里的日常事务还是要处理的，那可全仰仗手机了。出差途中用手机上办公OA，处理各种收发文，用手机接收文件，会签，接打手机协调相关业务事宜……

有一天和一个同事出差到无锡，从南京上车到无锡下车打了一路电话，都是在谈工作。下了车我问道：“这要没有手机这些事可怎么办啊？”她答：“凉拌呗，从前没有，可不也都好好的吗？”“可是，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啊！”

唉，如果手机会说话，它一定会对我们大叫：主人，求你们让小奴歇会吧！

## 位置

□郭成才

孙子在儿子和媳妇的带领下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们老两口。

一天，我和五岁的孙子在聊天，孙子突然问我说：“爷爷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人和最喜欢我的人是谁吗？”我没立即回答，试探着问他，你说的是谁呢？孙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“在我心中外公第一，妈妈第二，奶奶第三，爷爷第四，外婆和爸爸排名最后。”噢！我又问他为什么这样排呢？孙子回答说：“外公经常给我讲‘一等人自成人，二等人讲（即讲道理）成人，三等人骂成人，四等人打成人，五等人打死骂死都不成人’。外公每次都是给我讲道理，从来都没有打骂过我。所以，我觉得外公是我最喜欢的人，也是最喜欢我的人！”

我听后感触颇多。一方面，我自认为对孙子平时是够疼爱的了，在他心目中却没有排到前面的位置；另一方面，也感到非常高兴，起码小孩子也是希望家长给他多讲道理。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也注意做到少批评训斥，多给他讲道理。

一次，带小家伙到我的女儿家，也就是孙子的姑姑家去玩。进屋后坐下不久，他便在房间里又是拉抽屉，又是开冰箱，乱找乱翻东西。我没有立即批评他，而是把他拉到一边，给他讲，到别人家不能乱拉乱翻人家的东西，你这样做，会把人家的东西搞乱，人家还要花时间整理，浪费别人的时间，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显得小孩子不懂规矩，没有礼貌。他听后，两只眼睛眨巴眨巴不说话了，一会点了点头。

我知道他认错了，便抓住时机，鼓励他向姑姑道歉。他认真地向姑姑道了歉，表示今后不管到哪里都不乱翻人家东西了。在座的家人看到后，都会心地笑了！

## 微观



## 消遣

李爱婷

一个刮风的天气，看见彩票店的老板叼烟出来了。店门口全是被刮过的、没中奖的废弃彩票，他拿个背面钉着长把手的簸箕，一根根长笤帚，腰也不弯，直愣愣把这些被风刮得胡乱跳腾的彩票纸从低空给扑下来，捺进簸箕。一张张、一片片，反反复复，不厌其烦。很多纸被风又刮出来在地上打圈，他又转身去扑，让人觉得他不是再扫地，而是无意识地在玩儿。有人来买票，他放下簸箕笤帚，进店张罗，好不容易扫进去的一小撮废纸又四下跳散，恶作剧一般。一看老板的举动就是没扫地经验，怎么也要用笤帚面儿盖着点儿啊。又也许他故意用扫地的方式出来放松一下的。顾客走了，他又出来继续扫开了。

## 小娃刚认字

谷万中

孙女上幼儿园大班，囫圇认识不少字。那天在公交车上，她正在不厌其烦指着沿途的店招、横幅，并大声地朗读。忽然她想到了什么，扭过头来问我：“咦！为什么是公厕呢，怎么没得爷爷厕所、奶奶厕所呢？”

还是在公共汽车上，我和孙女坐在后门旁的座椅上，忽然，她看到了车厢外的一个同学，于是便隔着车窗大声喊叫同学的名字：关鹤鸣！这一喊不打紧，倒是正在起步的公交车戛然而便停住了。“门不是早关上啦？”一场虚惊，原来是公交司机误听成“关后门”啦！

孙女是个小小读书迷，每天都要看一些儿童读物，许多还都能念叨出来，像模像样摆着朗读的架势。有她最爱看的一本书，里面有一幅图，警示村子里的人要注意，时常会有狗熊出没的牌子。牌子上书：熊出没，注意！孙女读成：熊出，没注意！

## 生果仁

濮俊俊

花生米是我从小最爱吃的，南京人称它为“生果仁”。记得小时，外公带我去城南马巷口一家叫“春奎”的老茶馆喝茶吃早点。吃完早点，外公让我到巷内一家炒货店买一包自己喜欢吃的椒盐花生米，因为外公是“关门作”的厨师，要在这里接洽生意，怕我寂寞，总是买包花生米来堵住我的嘴，并可约束一下，不让我乱跑。

老早的花生米是现买现包，店员把纸在手掌窝成一个三角形，抓一把花生米放进去，然后包起来把纸角折进纸包底部，只需几秒钟就包起来了。那椒盐花生米，皮子粉白，这是在炒时沾上的盐霜，而白里透出淡红，这才是花生米的本色。炒好的花生米非常干燥，用手指轻轻一捻，皮就脱开来，露出白白净净的花生米。有条大家很熟悉的谜语，“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面躲个白胖子”，很形象地表现出剥花生米的乐趣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## 陪我等车的花与树

□章铜胜

每天上下班，都要穿过马路，到小区对面的一个小广场上，然后在那儿等单位的班车。去早了，要等的时间就长，不好打发，只能在广场附近转悠，去看那些植物的萌芽、花开、果熟、叶落，渐渐地就喜欢上了这样一段与植物静静相处的时光。

广场上有两株高大的柳树，老干嶙峋，一人都难以合抱。杨柳的周边没有水源，这和我对柳树的印象有些出入。在春天，站在路边的柳树依然早早地就抽出了茸黄浅绿的嫩芽，一串串拂暖了春风。

一排辛夷树，有十几株，站在广场的边缘，像列阵的士兵。初春的雨中，开一树雪白一树紫色的花朵，那些雪白的花朵如一只只欲飞的鸽子，那些紫色的呢？是春天里我们想要放飞的心情吗？

雨季中，溜达到幼儿园附近，忽然闻到空气里弥散着一股甜润且夹杂着苹果味的浓香，循着花香望去，是两株含笑开了，碧绿的叶间，是一朵朵如象牙般雕出的花儿的笑脸。

广玉兰开花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年逾五旬的男人，从树上轻轻摘下一朵含苞的广玉兰，用白色的手帕包好，放进了包里。见我在看他，他像是自语，又像是在跟我解释，说道：“这花放在办公室里用水养着，有淡淡的香味，能养一个星期呢。”虽然我不赞同他的做法，但也沒有要去责怪他的意思。一个爱花的中年男人，终究有着其可爱之处。

一同等车的同事问我：“那是什么花？”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了一株合欢树，正开着马缨一样的红绒花，如一层红云覆在绿色伸展的树冠之上。我说那是合欢树，也叫马缨花。同事一脸的高兴，而我却想起了张贤亮在《绿化树》中写的马缨花，还有和马缨花一样美丽的西北女人。

前段时间，我又多看了一眼那株合欢，发现树上挂着许多绿色的荚果。一个月后，那些荚果已经黄了，合欢树低处的树枝上还开着三两朵花，在风中轻摇。我摘了几枚荚果，轻轻地摇动，荚果发出清脆的脆响。快到白露了，我为那些迟开的花儿担忧。

健身器材边的几株石榴有些年头了，树干虬曲，铁黑，瘤痕累累，就像骊山脚下的那些老石榴树一样。初夏，火红的榴花开了。秋天，如拳的石榴还挂在枝头。

几棵老梧桐是先于广场而存在的，修广场的人有心，留下了它们。清晨，梧桐的树下，三五成群地坐着一些老人，他们拉着胡琴，唱着戏曲，一招一式，有板有眼。

一株槐树和一株桂花在一个花坛里。槐树高大，干粗枝虬。桂树圆融，安静收敛。看着它们，我想起自己写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抬头槐花落，低头桂花香》，花开花落间，就是一春一秋的时光。

单位的车来了，我坐上了车，仍从车窗向外张望，看到车窗外那些陪我一起等车的花和树，此刻正一一向后退去。它们静静地站立在原地，安静地陪着我寂寞的等车时光，一天又一天。